潛研堂文集

潛研堂文集卷七

答問四

嘉定錢大昕

問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愚嘗疑之將謂當時之亂賊懼乎則趙盾崔杼之倫史臣固已直筆書之不待春秋也將謂後代之亂賊懼乎則春秋以後亂賊仍不絕於史冊吾未見其能懼也孟氏之言毋乃大而夸乎曰孟子固言春秋者天子之事也述王道以為後王法防其未然非刺其已然也太史公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乎春秋又曰有國家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

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子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春秋之法行而亂臣賊子無所容其身故曰懼也凡篡弑之事必有其漸聖人隨事爲之杜其漸隱之弑也於翬帥師戒之子般之弑也於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戒之此大夫不得專兵柄之義也尹氏立王子朝在昭公之世而書尹氏卒於隱之策崔杼弑君在襄公之世而書崔氏奔衛於宣之策此卿不得世之義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再見於春秋爲無知之弑君張本也母弟雖親不可使踰其分也趙穿弑君而以趙盾主惡名穿之弑由

於盾也胥甲父與穿同罪盾於甲父則放之於穿不惟不放且使之帥師侵崇盾尚得辭其罪乎侵崇小事不必書而書之所以正盾之罪且不使穿得漏網也鄭公子宋弑君而以歸生主惡名歸生正卿且嘗帥師敗華元矣力足以制宋而從宋之逆較之趙盾又有甚焉不得託於本無逆謀也楚公子比之弑君棄疾成之而比獨主惡名者奸君位也而棄疾之惡終不可掩故以相殺爲文著其罪同然比與棄疾皆楚靈之弟靈逐比而任棄疾卒死於二人之手先書比奔晉又書棄疾帥師圍蔡明君之舅弟不可以愛憎爲予奪也衛孫甯出其

君而以出奔爲文衍有失國之道也貶衍則嫌於獎剽故先書公孫剽來聘以見義公孫而干正統其罪不可掩也楚商臣蔡般之弒子不子父亦不父也許止不嘗藥非大惡而特書弒以明孝子之義非由君有失德故楚蔡之君不書葬而許獨書葬所以責楚蔡二君之不能正家也楚成之事與晉獻略同子孝則爲申生子不孝則爲商臣而晉亦尊有奚齊與卓之弒未有家不齊而國治者也故晉獻之卒亦不書葬也書閽弒吳子餘祭戒人君之近刑人也書盜弒蔡侯申戒人君之疏大臣而近小人也欒盈之入曲沃趙鞅之入晉陽書之以

戒大都耦國之漸人臣不可專其私邑也楚子虔弒于乾谿書其地著役之久也君親出師久而不歸禍之不旋踵宜矣楚之強莫強於虔伐吳執慶封滅賴滅陳滅蔡史不絕書而無救於弒者無德而有功天所惡也宋襄公用鄫子楚靈王用蔡世子皆特書之惡其不仁也且以徵二君之強忒非不幸也宋公與夷齊侯光楚子虔以好戰而弒晉侯州蒲以誅戮大臣而弒經皆先文以見義所以為有國家者戒至深切矣左氏傳曰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後儒多以斯語為詬病愚謂君誠有道何至於弒遇弒者皆無道之君也其

賊之有主名者書名以著臣之罪其微者不書不足書也無主名者亦闕而不書史之愼也非恕臣之罪也聖人修春秋述王道以戒後世俾其君爲有道之君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各得其所又何亂臣賊子之有若夫篡弑已成據事而書之良史之職耳非所謂其義則竊取之者也秦漢以後亂賊不絕於史由亡之人無以春秋之義見諸行事故爾故惟孟子能知春秋

問漢書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經十一卷之下注云公羊穀梁二家而古經十二篇注無明文所謂古經者何經也曰按劉歆移太常博士書稱春秋左

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許慎說文序云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江式云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然則志所稱古經者即左氏經也鄭司農周禮注云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立先鄭傳左氏學其所稱古文經者亦必左氏之經也漢書劉歆傳謂左氏傳多古字古言今左氏經傳絕少古字蓋魏晉以後經師所改失其真矣

問左氏春秋漢平帝時嘗立學官光武初以尚書令韓歆之請立左氏學選司隸從事李封爲博士諸儒論議讙譁會封病卒左氏復廢終東京之世春秋博士祇有

公羊嚴顏二家無左氏也陸德明釋文乃云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上左氏乃立於學官春秋正義與釋文略同陸孔之說果何所據曰攷之漢史鄭衆以章帝建初八年卒興之卒更在衆前不及和帝之世且元興改元止於一年初無十一年則釋文之誤審矣靈帝熹平中盧植上書請立左氏於學置博士可見元興以後左氏未嘗立學也至春秋正義其文益錯亂如云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及歆創通大義奏上然則劉歆至和帝時尚存也又云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然則章帝轉在和帝之後也此村夫子知其不

然者曾謂穎達大儒而有是語乎懸故曰傳寫錯亂矣正義之本文也夫左氏之勝公羊宜乎夫人而知而范升抗議於前何休排詆於後雖以天子之力不能勝之當時經師之專已黨同如此然則劉賈鄭服扶翊古學之功詎淺鮮哉

問古人名字必相應說文所載名㫃經典借用偃字字子游名施字子旗名嘉字子孔名碬字子石名黴字子哲是也春秋傳如歸生歸父之字子家側之字子反喜之字子罕曠之字子野由之字子路須之字子遲虎之字子皮蠆之字子尾子蟜圍龜之字子靈騑之字子駟鮏鰌之

字子魚鱄之字子鮮鮒之字叔魚夷之字子蠻子貉宋之字子公齊之字叔侯皆義相協申西方也故字子西大夏在西故亦字子西荆楚舒在南故字子南若黑之字子晳則又以相反爲義也王逸注楚辭云楚人謂巫曰靈子故申公巫臣字子靈說文蔑勞目少精也故鬷蔑字然明至如僑之字子産嬰齊之字子重其義安在曰說文山産也山銳而高曰喬蓋子産名本是喬字後人加人旁（後漢書陳寵傳美鄭喬之仁政漢書五行志叔孫喬如出奔）如陳亢字子禽本取鳥亢爲義而說文亦作伉也齊威王嬰齊或作因齊重與因義相近或楚子重亦名因齊乎春秋傳鬷

紖鞅絆皆所以馭馬說文顯作韅秦公孫繁字子顯蓋韅之省也釋獸云闕洩多狃公山不狃字子洩殆取諸此春秋時又有假古人名以爲名字者殷有比干而楚公子比字子干晉有陽處父而魯公斂陽字處父是也

問古人名克字子儀何也曰古文儀與義同義从我我从手手古殺字故義主斷制易四德元爲仁利爲義利亦从刀而以和爲訓故云利物足以和義春秋傳師克在和故克之字曰儀父曰子儀

問鄭公孫輒字子耳何義曰輒當爲耴說文耴耳垂也引春秋傳秦公子輒其耳下垂故以爲名今三傳初無

秦公子輒其人者必鄭公孫輒之譌

問宋儒譏左氏書周鄭交質以周鄭爲二國不知上下之分其信然乎曰春秋譏交質故穀梁云交質子不及二伯左氏亦有信不由中之戒傳載交質非一事獨於此引君子之論以見例凡交質之失二國共之君子非專爲周鄭言之也古者封建之世王畿千里爲天子之國自識以外爲列國天子不自治之故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國治而後天下平又曰天下之本在國王國與侯國皆國也天子有道而天下諸侯朝之謂之有天下否則位號僅存所有者唯王國而已殷

之有天下舊矣而孟子言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戰國之世周鼎未改而孟子書言三代之失天下又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可證平王東遷以後周僅有其國不得云有天下此王之所以爲風而左氏以周鄭爲二國亦紀其實耳對鄭而言故不言王而言周漢初賈誼上疏亦以漢與吳楚淮南諸國對言當時未聞非之後儒去古日遠不攷封建之制強立議論要於經義無當也

問桓六年傳不疾瘯蠡釋文云蠡說文作瘰云瘯瘰皮肥也今說文無此語并無瘰字豈陸氏誤耶曰說文無

眔字安得更有从眔聲之字惟疒部⿸疒羸字注云畜產疫病也此瘯蠡之正字蠡⿸疒羸聲相近故假借爲蠡耳瘯亦俗字當爲族族之言聚也疫者相聚傳染之疾故六畜之疫曰族⿸疒羸或作族絫絫⿸疒羸亦聲相近也說文痤小腫也一曰族絫俗書絫爲眔或加疒旁而陸德明以爲說文作⿸疒眔誣矣陸氏引說文多誤如詩曾不容刀陸云說文作舠螽斯羽詵詵兮陸云說文作㚔㚔螽二字皆說文所未收又毖彼泉水陸云說文作䀣按說文䀣讀若詩泌彼泉水非謂詩文作䀣也

問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經不書公子左氏未著其說

何也曰後漢書鄭興說更始入關云春秋書齊小白入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興習左氏春秋此必左氏先師之說而杜氏失於采用

問莊二十四年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左氏無傳公穀以曹羈爲曹大夫赤爲郭公名然系郭公於歸曹之下於義未安杜氏以羈爲曹世子赤爲曹僖公爲戎所納故曰歸以春秋書鄭忽突之例證之杜義當矣曰此左氏先師之說非杜臆造賈逵謂赤是戎之外孫故侵曹逐羈而立赤漢儒去古未遠必有所受孔疏以爲無據誤矣

問晉景公姊爲潞夫人酆舒爲政殺之而伯宗數酆舒之罪曰虐我伯姬不云殺云虐殆有所諱乎曰惠氏補注嘗及之據尙書呂刑惟作五虐之刑墨子引作五殺之刑論語不教而殺謂之虐又宣十八年傳云凡自內虐其君曰弑則虐卽殺也潛夫論氏姓篇引此文云酆舒爲政而虐之

問襄十八年同圍齊此當指齊都城而言杜預據傳塹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遂謂所圍者平陰城耳則經當書圍齊平陰如圍宋彭城之例矣何以書圍齊曰杜氏之失劉炫規過已言之矣疏家曲爲杜解於義終有未

安經先書圍而後書伐以其不成圍也諸侯之師已門其三門故先書圍圍未合而卽畧地故後書伐若平陰不過齊之一城卽使塹門固守猶不足書況又不能守而遁乎且杜解防門廣里全是臆說攷續漢書郡國志濟北國盧縣有平陰城有防門有光里有景茲山光里卽此傳之廣里也景茲卽此傳之京茲也水經注濟水篇引京相璠云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塹防門卽此也防門北有光里齊人言廣音與光同卽春秋所謂守之廣里者也防門廣里皆地名與平陰相近杜以爲門外作塹廣

一里其不然乎

問襄十八年傳及秦周伐雍門之萩杜以秦周爲魯大夫近儒惠氏謂秦周齊地名引呂覽愼大篇齊達子帥其餘卒以軍于秦周高誘注秦周齊城門名以證成其義未審孰是曰杜據魯有秦子秦堇父故以秦周爲人名然以下文東侵及濰南及沂之例推之惠說爲長當以及秦周爲句

問楚蔿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杜不言費滑所在已見於成十三年注也滑國都於費卽漢緱氏縣地僖二十年鄭人入滑滑遂服屬於鄭三十三年秦伯謀襲

鄭滅滑而還晉人敗之於殽自是滑屬於晉成十七年鄭子駟侵晉虛滑是也其後滑又屬鄭此傳所云侵費滑也昭定以後滑又屬周昭二十六年王次于滑定六年鄭伐周馮滑是也滑地介周鄭之間疆場一彼一此固是常事此何以獨稱費滑曰鄭有二滑莊三年公次于滑杜云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北故於此傳稱費滑以別之

問屈狐庸言天所啓在今嗣君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嗣君謂夷昧也據史記餘昧子僚代立爲諸樊子光所弑則狐庸之言不驗左氏何故取之曰公羊

以僚爲長庶則非夷昧之子據世本夷昧生光服虔注亦云夷昧生光而廢之故光曰我王嗣蓋本世本爲說與孤庸之言相應自史公以光爲諸樊子而吳越春秋何休注公羊皆仍之杜氏生於晉初亦違左氏正文而從史記史遷雜采它書與左氏違戾者多矣豈足盡信

問襄三十一年傳繕完葺牆繕完葺三字同義或疑完爲字之譌何如曰完當爲院說文寏周垣也或作院院譌爲完篇簡爛脫耳

問昭元年傳夏有觀扈商有姺邳杜注引書序啓與有扈戰於甘而不及觀事何也曰按楚語士亹云啓有五

觀文王有管蔡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韋昭注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周書嘗麥篇其在殷之五子殷當作夏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竹書紀年帝啓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云武觀卽五觀也離騷云啓九辨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於家巷漢書古今人表啓子兄弟五人號五觀列下中地理志東郡有畔觀縣史記夏本紀太康失國兄弟五人須于洛汭索隱引皇甫謐云號五觀也蓋自古文

尙書未出以前儒者皆知五子之爲五觀而杜於此經之觀獨闕其文杜好與漢儒立異此亦其一證也酈道元北方之學者其撰水經注云淇水又北逕頓邱縣故城西古文尙書以爲觀地矣蓋太康弟五君之名號曰五觀者也六朝時梅氏古文盛行於江左而河北猶守鄭義故酈道元稱古文尙書仍取五觀說

問昭七年正義引張叔皮論云賓爵下革（毛本誤作華）田鼠上騰牛哀虎變鮌化爲熊久血爲燐積灰生蠅未辭張叔皮何代人據下文兩稱張叔則張叔似人姓名又不知皮論是何書也曰予初讀注疏亦嘗疑久之後讀李

善注文選卷六引張升反論噓枯則冬榮卷五十五引
張升反論語噓枯則冬榮吹生則夏落卷四十三引張
升反論黄綺引身巖棲南岳卷四十引張叔及論青蘋
砥礪于鋒鍔庖丁剖犧于用刀卷三十一引張叔及論
類宛俯仰涙如綠兮詳其詞意與春秋疏所引本是一
篇之文而篇名或云反論或云反論語或云皮論或云
及論其人名或云叔或云升攷後漢書文苑傳有張升
字彥真陳留尉氏人著賦誄頌碑書凡六十篇梁七錄
有外黄令張升集二卷反論砥升所撰之一篇如解嘲
釋譏之類曰皮曰及皆字形相涉而譌叔與升亦字形

相涉也

問春秋之世諸戎種類實繁其由瓜州徙居中國者蓋有二種一曰姜姓之戎一曰允姓之戎姜戎以殽之役見春秋戎子駒支其後也范宣子數駒支稱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汝剖分而食之而駒支亦云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四岳之裔胄也賜我南鄙之田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是姜戎自瓜州徙晉南鄙而附庸於晉者也允姓之戎居陸渾陸渾瓜州地名也故稱陸渾之戎僖公二十二年秦晉遷

之伊川由是伊川亦有陸渾之名其後生聚繁衍或居晉陰地謂之陰戎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先王居檮杌於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伊川乃周畿內之地故云郊甸與姜戎之居晉南鄙者固有別矣杜元凱謂四嶽之後皆姓姜又別為允姓蓋欲合二種而一之竊有未安曰春秋時戎狄散處中國其類實繁狄有姬姓隗姓之別戎有姜姓允姓子姓姬姓之別允姓之徙伊川在晉惠公時晉猶未啓南陽與伊川相去甚遠何緣分南鄙之田以食之且

秦晉同欲遷之非秦人迫逐而晉特裂土而予之也楚子嘗伐陸渾之戎矣不聞其侵晉南鄙則陸渾之戎非姜戎也姜姓之別爲允無他文可據杜氏特以意度之然二戎族姓各殊分地亦別安得以其同出瓜州同徙於晉惠公時而遂混而一之乎莊二十八年傳小戎子生夷吾與大戎狐姬對文則子亦姓也子姓之戎未詳國邑所在杜元凱訓子爲女謂卽允姓之戎允姓始入中國由晉惠公誘之若惠公之母卽是允姓則伊川之徙不待惠公時矣杜之臆說庸可信乎史記晉世家謂夷吾母重耳母之女弟則又并子與姬而爲一亦謬也

問楚子革稱陳蔡不羹爲四國杜氏謂不羹有東西二城或謂古三四字皆積畫四當爲三之譌然否曰予嘗讀賈子書大都篇云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賦車各千乘焉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朝乎范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今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終爲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羹居數年陳蔡葉與不羹奉公子棄疾內作難然則左氏傳云四國者兼葉言之昭十

三年傳稱陳蔡不羹許葉之師葉本許都靈王遷許於城父而取其地故有許葉之稱十一年十三年傳但稱陳蔡不羹而不及葉者傳寫之脫文杜不審而分不羹爲二以當之誤矣當時實有四城改四爲三亦非其實

問昭十八年傳執事撊然授兵登陴服虔云撊然猛貌杜以爲勁忿貌義亦相近撊字說文未收敢問何从曰撊當爲僩字之譌說文僩武貌荀子榮辱篇陋者俄且僩楊倞注僩與憪同猛也方言晉魏之閒謂猛爲僩今本方言亦从手旁

問春秋占繇辭皆韻哀十七年傳如魚竀尾橫流而方

羊裔焉與下句不韻何故曰劉炫以方羊斷句裔焉屬下大國爲句其說本勝杜義疏家必護杜而攻劉要之是非不可淆也疏又據闔門塞竇乃自後踰不與將亾爲韻十年倘猶有臭不與攘公之羭爲韻以爲或韻或不韻理無定準不知古人讀踰如由踰與竇韻渝羭古皆讀如由正與猶臭爲韻左氏傳無不韻之繇也以此識劉多見其妄

問說文引春秋傳云噧言今左氏無此語曰哀二十四年傳是𨗼言也役將班矣服云僞不信也杜云𨗼過也釋文𨗼戶快反與噧音河介切相近古文从口从言之

字多相通說文兼收嘷譹二字嘷訓高氣多言譹訓譀譀又訓誇誇譀義較過僞尤長然則嘷言即讙言亦可作譹言也

問公羊莊二十年傳大瘠者何痢也注痢者民疾疫也說文無痢字未審當何从曰說文癘惡疾也左氏傳癘病不作杜以癘為惡氣古文厲與列通痢即癘之異文也瘠字說文亦無之鄭注曲禮引公羊作大漬此古本也說文羊部别出羵字則因記文四足曰漬而益之

問僖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左氏公羊說各殊范甯駁公羊說謂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

淫通此事之不然者而以左氏歸寧之說爲近合人情

其理甚正而疏家申何義以爲末世無禮容或有之如

姜氏如莒之類魯爲秉禮之國何蕩檢若是其甚乎曰

吾友褚刑部搢升嘗論之謂春秋之例女旣嫁則繫其

夫國如紀伯姬杞伯姬是也未嫁則不繫以國如伯姬

卒是也此經書季姬及鄫子遇次年乃書季姬歸于鄫

不繫以鄫則爲未嫁之女可知烏得言歸寧乎齊高固

先書逆而後書及已嫁之詞也季姬先書遇而後書歸

未嫁之詞也已嫁則從夫婦之序故曰高固及子叔姬

未嫁則從內外之詞故曰季姬及鄫子

問僖十九年鄫子會盟于邾婁何氏注云魯本許嫁季姬于邾婁季姬淫泆使鄫子請已而許之季姬許嫁邾婁何氏何以知之曰白虎通嫁娶篇云春秋伯姬卒時娣季姬更嫁鄫春秋譏之此必公羊家說僖九年伯姬卒十四年經書季姬遇鄫子十五年季姬歸于鄫者季姬本伯姬之娣不欲爲娣於邾而使鄫子請已爲嫡故季姬歸鄫而二國之交惡始於此

問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公羊作賁渾賁何以有陸音曰此轉寫之譌本當爲𡙈卽古文睦字从圥圥讀爲六故睦亦有陸音

問曲禮諸侯滅同姓名春秋衛侯燬滅邢邢衛固同姓矣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蔡非同姓何以亦書名曰禮云滅同姓者滅天子之同姓也陳蔡皆楚虔所滅不於滅陳名虔而於滅蔡名之以其滅周同姓尤惡之也春秋之君滅同姓者多矣獨於二文見義者蔡姬姓之大國非漢陽諸姬可比誘而殺之其惡尤甚衛秉禮之國文公又賢君且邢衛同爲狄所滅因齊桓仗義得復社稷乃瞰邢之弱而取之於義尤不順故亦絕之

問春秋有討賊之義蔡般弑父自立楚人誘而殺之雖曰不義與殺無罪者亦宜有別春秋何以無異文曰楚

虔亦弑君之賊與蔡般同自當從兩下相殺之例然蔡般之罪終所當絕此當合前後參觀之昭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殺之公羊傳曰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也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夫有爲般之世子雖嗣立而不得書爵者不成其爲君也春秋之法諸侯有誅絕之罪者其子雖無罪亦當廢則討賊之義亦嚴矣楚商臣亦犯誅絕之罪而子孫享國且數十世則有弑君不復見之例以絕之亦未嘗漏網也

問春秋書世子者皆宜爲君之稱蔡世子有何以獨爲

貶詞曰君薨未踰年稱子書子則不見貶斥之義書名
又無當國之罪故從其本號書之般雖有罪然蔡之臣
民奉以爲君者十餘年經亦嘗書蔡侯矣有侯則宜有
世子不稱子而稱世子從其本稱非得正之稱所謂美
惡不嫌同辭也齊商人蔡般皆弑君之賊春秋書之曰
齊侯蔡侯無貶詞者已成君也已成君則從五等諸侯
之例非獎賊也辭窮則同也然商人終被弑亡後般亦
死楚虔之手其子又慘死天道果可畏哉
問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穀梁傳曰言大夫而不稱
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爲曹羈崇

也據范甯氏義則此所殺之大夫郎二十四年奔陳之曹羈未識與傳意合否曰公穀說此經皆主賢曹羈而意稍別公羊謂衆故不名穀梁謂非大夫故不名公羊謂諸大夫不死君難誅之得其罪經爲曹羈諱故不言曹伯滅并不言戰穀梁之意當亦如此其云爲曹羈崇者謂因賢曹羈故曹無命大夫而書大夫非謂大夫即羈也孟子云晏子以其君顯又云百里奚相秦而顯其君于天下吳蠻夷之國其朝聘例不書惟吳子使札來聘以賢季子故書曹小國於傳聞之世不當有大夫因羈之賢而書并及殺大夫事是因臣而顯其君范氏

所言未得穀梁之旨

問打字不見於經典惟穀梁宣十八年傳戕捝殺也注捝謂捶打亦是晉人語說文手部無打字畢竟宜何從

曰晉唐人書木旁字多作手旁此必朾字之譌說文朾橦也朾與樴椓連文知橦亦兼有橦擊義

問釋文捝下引字林云木杖攷說文棁訓木杖捝訓解捝卻是兩字陸似溷而爲一

曰捝殺之捝本當从木旁陸引木杖訓之則陸所見本猶作棁字隸楷改从手旁而唐石經因之非古本之舊也

潛研堂文集卷七

門人袁廷檮校字

嘉定錢大昕

答問五

問曲禮恭敬撙節之撙不見於說文何也曰撙當爲尊說文尊減也又荀子不苟篇恭敬繜屈仲尼篇尊貴之則恭敬而僔其義皆與撙同

問曲禮七十曰老公羊疏乃云今曲禮七十曰耋豈徐彥所見本特異乎曰陸德明釋文云本或作八十曰耋九十曰耄徐所見者蓋卽此本故引以證何氏六十稱耋之異同後來轉寫誤八爲七耳八十曰耋見於毛詩

故訓傳又見於許氏說文厥後劉熙釋名王肅注易郭璞注爾雅皆主此義易大耋之嗟鄭注謂年踰七十亦與毛許義不違曲禮有曰耋二字者當是古本而陸以爲後人妄加蓋失之矣何氏六十稱耋之說與犍爲舍人注爾雅相同服虔注左傳又云七十曰耋蓋漢人說耋義各不同要當以八十爲正也

問長者不及毋儳言注儳猶暫也非類雜暫與非類似不相應曰荀子云不問而告者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儳言者長者問所不及而輒以更端雜之即荀卿所謂囋也說文儳互不齊也亦與非類

之說相近轉儳爲暫聲雖近而義則違矣鄭注表記以儳焉爲可輕賤之貌亦取儳賤聲相近爲義儳與囋聲亦相近凡字从贊者皆非一之詞故叢木爲欑車衡三束爲欑以羹澆飯爲饡說文無囋字而訓儳爲不齊可證儳卽囋矣

問勦說之勦曹憲謂當从刀與左傳勦民字从力者不同其說然否曰說文勦訓勞鄭訓爲擘卽取勞之轉聲而借其義非有異文也說文刀部無勦字曹憲俗儒未達六書之旨故多妄說

問曲禮內則俱有男女不同椸枷之文鄭云椸可以枷

衣者又云竿謂之箷釋器云竿謂之箷是椸箷同物說文無此二字何故曰陸氏釋文內則篇本作枷說文枷訓落其字承栅之下當解爲藩落之落非虛字也李巡本爾雅作篪篪假借字

問左右攘辟鄭注兼存二義當何所從曰古揖讓之讓从手漢書禮樂志隆雅頌之聲盛揖攘之容是也禮記多古字當以或說爲長注訓攘爲卻卻避尊者亦與退讓之義相因非有異也

問春秋有一人而二字者叔向之爲叔譽亦其類歟曰說文肸響布也古人名字相配故名肸字叔譽譽與向

通故或爲向其作嚮者當爲嚮之譌字形相涉轉寫易
淆非有兩字也
問退然如不勝衣注云退或爲妥此何義也曰妥退聲
相近易繫辭隤然示人簡矣孟喜本隤作退陸績董遇
姚信三家作妥是妥與退同義妥或爲綏曲禮大夫則
綏之鄭讀綏爲妥妥言其下於心亦取退下之義春秋傳
交綏謂兩軍皆退也
問鄭注月令多引今月令以證文字異同正義謂不入
禮記者爲今則呂氏春秋是也今呂氏書具在與鄭所
引亦不盡合何故曰漢藝文志有明堂陰陽二十三篇

在記百三十一篇之外此禮記四十九篇小戴所傳劉向所錄鄭君據以爲注其別出於明堂陰陽者則謂之今月令矣說文引明堂月令如霚雨歲將饑終之類葢卽鄭所謂今月令雖同出於呂氏而文不無互異也

問禮運云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注獝狘飛走之貌正義謂獝然驚飛也狘然驚走也獝狘二字說文皆無之（徐鉉新附狘字）獝爲鳥飛似不應从犬旁曰陸氏釋文獝本作矞周禮大司樂注引此文亦作矞俗本从犬者誤也公羊傳陳侯鮑卒曷爲以二日卒之怴也注怴者狂也怴與狘音義同說文⿰犭朮狂走也讀若欻

怴狘皆疣之異文當以疣爲正字或作怴洪範五行傳禦聽于怴攸鄭康成讀怴爲獸不狘之狘是也說文走部有趫字訓狂走卽烏不矞之矞張衡東京賦捎魑魅斮獝狂薛綜注獝狂惡厲之鬼名埤蒼云獝狂無頭鬼也矞本有狂義因矞狂連文并矞字亦加犬旁猶展轉之展作輾鈇質之質作鑕也

問八蜡之神諸家說不同鄭康成謂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也王肅分貓虎爲二而去昆蟲陳祥道則去昆蟲而增百種呂大臨則去先嗇昆蟲而增百種又分貓虎爲二或又有分郵

表畷爲二而去昆蟲者當何所從乎曰記稱蜡者索也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孔沖遠詩正義云八蜡爲其主耳所祭不止於此四方百物皆祭之春官大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再變而致蠃物三變而致鱗物四變而致毛物五變而致介物六變而致象物注云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又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注云謂磔禳及蜡祭是蜡祭四方百物皆祭之然則鄭康成蔡中郎以昆蟲爲八蜡之一非無徵矣或謂昆蟲害稼於禮不當祭予謂人與物一也人死爲鬼鬼有所歸則不爲厲故泰厲公厲族厲之祀先王舉而不廢

螽蝝蟘蝗之害稼亦由政治之失而生則必有神以司之矣祭之俾上之人知所警戒而小民亦有所恃以無恐此八蜡所以終昆蟲也

問明堂位俎用梡嶡注梡始有四足也嶡爲之距嶡字說文未收从山於義無取曰陸氏釋文嶡又作橛說文撅从手有所把也夏后氏俎用梡止有四足殷人加以橫距謂之撅者取其手可把持又謂之距距撅聲相近也

問內則有櫛縰注縰韜髮者也說文無縰字未審當何從曰士冠禮緇纚廣終幅長六尺注纚一幅長六尺足

以韜髮而結之矣士昏禮姆纚笄注纚縚髮亦廣充幅長六尺纚卽縰之異文也史記周本紀其罰倍纚徐廣云一作蓰五倍曰蓰蓰與纚同故縰亦與纚同鄭箋柏舟詩引禮世子昧爽而朝亦櫛纚笄總正作纚字

問內則免薨之免鄭解爲新生者其義何取曰說文䰀生子齊均也婦人妊子初生爲䰀故艸木之新生者亦名䰀免卽䰀之省文古讀免如問與萌聲亦相近稾本

蒿里字借爲枯槁之槁

問冠帶垢和灰請漱與盥漱之漱異義曰說文漱盪口也湅瀚也涑與漱異文亦異義曲禮諸母不漱裳及內

則和灰請漱字皆當爲湅

問中庸費隱之義曰費釋文又作拂古文費拂相通道拂則身隱卽承上遯世不悔之文而申言之古注至精無可更易後儒疑君子之道爲開端之詞叔立新義以費隱兩字聯貫後數章按曲禮云不詞費論語云惠而不費費非美詞古書從無以費讚道者且中庸一篇絕不更及費字孔子曰吾無隱乎爾又曰道不遠人可離非道也以道爲隱非子思立言之旨昔人謂臧三耳甚難而實非其費隱之謂乎

問君子胡不慥慥爾說文無慥字鄭訓慥慥爲守實亦

不見於釋訓未審何據曰古書造與蹙通韓子忠孝篇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孟子作其容有蹙大戴禮保傅篇靈公造然失容賈子新書作戚然周禮夏官掌固夜三鼜以號戒杜子春讀鼜爲造次之造而今人皆作戚音蹙又戚之轉也慥慥猶蹙蹙是當取不自足之意鄭以爲守實恐未必然

問中庸必得其壽朱注云舜年百有十歲蓋據尙書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之文而僞孔傳謂三十在位者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一百一十二歲鄭注尙書

則以舜生三十爲句徵庸二十爲句在位五十載爲句謂生三十年歷試二十年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此三說者宜何從曰史記舜本紀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合計之實年百歲且三十而堯舉五十而攝位中閒二十年爲歷試之歲故本紀又云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與鄭氏徵庸二十之文恰相符合史公從安國問故所載多古文說則東晉古文以二十在位爲句又改二十爲三十必非孔壁之舊又添出服喪二年爲

百十二歲蓋不足信矣

問緇衣一篇其文大似論語其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謹于言而愼于行生則不可奪志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皆與論語同劉瓛以爲公孫尼子所作公孫氏殆七十子之徒故得聞孔子之緒言歟曰愚嘗讀舊唐書載沈約之言云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其詞純粹平易非子思子不能作也鄭康成注論語不可

以作巫醫云巫醫不能治無常之人也其注不占而已句云易所以占吉凶無常之人易所不占也皆依緇衣爲說以經解經信而有徵衛瓘云無恒之人不可以爲巫醫巫醫則疑誤人也此朱注所本然於下文不占之義終難通矣

問聘義縝密以栗注縝致也說文無縝字當用何文曰縝當从禾旁詩集于苞栩傳苞稹也釋文云本又作縝鄭箋云根相迫迮梱致也與此注訓縝爲致同

問婦人之義從一而終而禮有七出之文毋乃啓人以失節乎曰此先王所以扶陽抑陰而家道所以不至於

窮而乖也夫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夫婦以人合者也以天合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以人合者可制以去就之義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而孝弟之衰自各私其妻始妻之於夫其初固路人也以室家之恩聯之其情易親至於夫之父母夫之兄弟姊妹夫之兄弟之妻皆路人也非有一日之恩第推夫之親以親之其情固已不相屬矣矧婦人之性貪而吝柔而狠而粲里姑姊之倫亦婦人也同居而志不相得往往有之其眞能安於義命者十不得一也先王設爲可去之義義合則留不合則去俾能執婦道者可守從一之貞否則寧割伉儷

之愛勿傷骨肉之恩故嫁曰歸出亦曰歸以此坊民恐
其孝衰於妻子也然則聖人於女子抑之不已甚乎曰
去婦之義非徒以全丈夫亦所以保匹婦後世閭里之
婦失愛於舅姑讒間於叔妹抑鬱而死者有之或其夫
淫酗凶悍寵溺嬖媵凌迫而死者有之准之古禮固有
可去之義亦何必束縛之禁錮之置之必死之地以為
快乎先儒戒寡婦之再嫁以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子
謂全一女子之名其事小得罪於父母兄弟其事大故
父母兄弟不可乖而妻則可去去而更嫁不謂之失節
使其過在婦歟不合而嫁嫁而仍窮自作之孽不可逭

也使其過不在婦歟出而嫁於鄉里猶不失爲善婦不必强而留之使夫婦之道苦也自七出之法不行而牝雞之司晨日熾夫之制於婦者隱忍而不能去甚至於破家絶嗣而有司之斷斯獄者猶欲合之知女之不可事二夫而不知失婦道者雖事一夫未可以言烈也知臣之不可事二君而不知失臣節者雖事一君未可以言忠也此未諭先王制禮之意也

問周禮疏以鄭康成爲漢大司農北海郡鄭沖之孫攷後漢書本傳但稱八世祖崇尚書僕射不言其祖名沖惟魏晉時有鄭沖與何晏同修論語集解乃在康成之

後且滎陽開封人非北海人也曰禮記毛詩正義儀禮疏俱不云康成祖名沖恐係周禮疏誤爾

問鄭師巡其前後之屯注故書屯或爲臀鄭大夫讀屯爲課殿課殿之文賈氏未審所出敢問何謂曰古文尻臀字本作尻殿从尻得聲臀又从殿取聲人之一身臀居其後軍後曰殿亦取斯義漢時課吏有殿最之法亦以居後爲殿也漢書宣帝紀地節四年詔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杜子春讀爲在後曰殿與課殿之義同後鄭以殿既爲後則上文不應更著前後字故改從屯耳

問禮謹男女之別而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

也奔者不禁然則溱洧秉蕑相謔詩人何以刺之曰此會字讀如惟王不會之會謂會計其數非令其合會也凡男女自成名以上媒氏旣書其名矣娶判妻入子則又書之是匹夫匹婦其嫁娶皆書於媒氏仲春會男女謂會計其未嫁娶者令其及時嫁娶也古者女子有罪爲人妾而內則云奔則爲妾以其六禮不備卑之也仲春奔者不禁謂不禁其爲人妾耳聖人豈導民以淫奔哉會字之解得之梁鴻翥梁德州貢生所著周禮解予未及見此條則李南澗爲予述之

問牛人職云軍事共其犒牛春秋傳亦屢見犒師之文

而說文無犒字張有復古編謂即鎬字果何所據曰經典無以鎬與犒通者唯玉篇云犒與鎬同故謙中從之其實不足據也攷牛人疏云將帥在軍枯槁賜之牛謂之犒牛又大行人職云若國師役則令槁禬之注故書槁爲槀鄭司農云槀當爲槁謂犒師也左傳公使展喜犒師服虔注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然則犒本从木後人因此犒牛字妄改爲牛旁爾

問守祧掌先王先公之廟祧注故書祧爲濯說文無祧字今以濯代之未審可否曰集韻祧古作䄻䄻非古字蓋本作濯後人以偏旁相似改从示耳古書从兆从翟

之字多相通借詩佻佻公子韓詩作嬥嬥書顧命王乃洮頮水鄭訓洮為濯則濯亦有洮音許君習周官古文不別出祧字葢亦以濯為祧也鄭康成注祭法云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超祧聲亦相近

問大司樂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賈疏謂圜丘取丘之自然未必要在郊無問東西與南北方皆可其說然否曰古人分郊丘為二祭賈意郊在南方圜丘無定所故為此說其實非也孔穎達郊特牲疏云圜丘所在雖無正文應從陽位當在國南魏氏營委粟山為圜丘在洛陽南二十里然則周家亦在國南但不知遠近其

義當矣

問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曰類曰造曰禬曰禜曰攻曰說而詛祝亦掌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攻說之名於古未見曰墨子兼愛下篇引湯說之辭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又釋之云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詞說於上帝鬼神則說之禮殷人已有之矣呂氏春秋季秋紀云昔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

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于是翦其髮鄽其手以身爲犧牲用祈福于上帝與墨子說正同鄭謂攻說用幣無牲其不然乎孔安國注論語予小子履一節云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然墨子書引湯說不云湯誓且係禱旱告天之辭非伐桀告天之辭孔殆誤矣東晉古文尚書出又以此文竄入湯誥使孔壁書果有予小子履云云見於湯誥則安國注論語何故舍湯誥之正文而别引墨子書乎葢不然矣問玉人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說文龍爲

駹將爲埒先鄭讀龍爲尨與許叔重義頗協唯將埒二文音義全別何歟曰將當依說文爲埒玉石半相埒也將不得有雜義或係後人轉寫之譌

問玉人注瓚讀如餐饜之饜說文無饜字未審其音義

曰據玉篇饜即饡之古文說文云饡以羹澆飯也禮記內則云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酏注狼臅膏臆中膏也以煎稻米則似今膏饜矣釋名膎饡也以米糝之如膏饡也賈疏謂漢時有膏饜葢本內則注集韻饜以膏煎稻爲酏與賈疏合凡从贊之字皆有相佐義故鄭以瓚爲雜名

又問說文餈與𩚀同𩚀也與此注餈䬸義似異曰餈酏聲相近內則饘酏之酏注亦訓爲粥而於小切狠膶膏以與稻米爲酏句則云此酏當从餰破酏爲餈取其聲相轉是鄭意以餈當膏䬸與酏訓粥者不同矣賈侍中說酏爲𩚀許君則訓酏爲黍酒而兼存賈說鄭注亦與賈同

問攷工記梓人矢人篇皆有𠗨字說文無黍部从閃亦無義曰此卽籀文䅇字門譌爲門又譌爲人非別有𠗨字也周禮多古文後人不逼六書任意更改如與譌爲㚖𠿯譌爲𠜾全失製字之恉

問士冠禮冠者以柶祭醴興坐啐醴捷柶唐石經捷爲建顧氏以石經爲誤然否曰士昏禮婦受醴亦有以柶祭醴坐啐醴建柶之文則石經作建爲是敖繼公本亦與石經同是宋時猶未誤也今本所以誤者乃緣陸氏釋文有捷柶二字疑爲經文遂妄改建爲捷爾鄭注本云建柶扱柶于醴中陸所見本扱柶作捷柶故云本又作插或作扱要是注文非經文有捷字也經典釋文本單行之書今注疏本以釋文散入各經注下頗有舛譌而儀禮一經尤多芟削甚至以釋文溷入注中讀者不察乃謂鄭君注經已有翻切校刊之不謹貽誤後生多

矣

問禮記儀禮俱有周弁殷冔夏收之文說文無冔字未審所从曰冔當从冃吁聲鄭注士冠記云冔名出于幠幠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予謂冔與芋通詩君子攸芋箋云芋當作幠幠覆也釋文芋或作吁其加冃者經師附益之字也漢書藝文志有芋子十八篇即史記之吁子也張敞傳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幠孟康讀幠爲詡以是推之幠亦有吁音鈕樹玉云宋本說文及五音韻譜皃字下竝作殷曰吁明刻五音韻譜亦作吁

問士昏禮有纚笄被顈黼之文說文無顈字何故曰士

昏禮及禮記雜記皆有顈字而義各別士昏禮注顈襌也玉藻襌爲絅中庸衣錦尚絅釋文本又作顈詩碩人丰並作衣錦褧衣絅褧顈皆同物也雜記如三年之喪則旣顈其練祥皆行注顈艸名無葛之鄉去麻則用顈說文檾枲屬卽雜記所謂顈也檾與褧通故說文引詩衣錦檾衣其實襌衣字當从褧枲顈字當从檾爲正也問士昏禮父醮子辭云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荀子書勗作隆惠松厓謂當由避殤帝諱改爲勗如毛詩隆衝爲臨衝之類信有之乎曰禮家傳聞文字不無異同要當從其長者勗帥以敬於義爲長且信諸子不如信經若

云避諱更易則無是理士冠禮稱棄爾幼志志爲桓帝諱受天之祜祜爲安帝諱皆未改易卽以毛詩徵之四月秀葽秀爲光武諱思皇多祜祜爲安帝諱亦未改易也臨衝韓詩作隆衝韓詩在漢時立於學官何嘗避隆字耶

問旣夕禮燕器杖笠翣注笠竹䈴蓋也陸氏釋文䈴字無音何故曰賈疏釋䈴爲竹青皮則䈴當爲筠字之譌陸所見本亦必作筠筠字禮記屢見故不更加音爾說文無䈴字張參五經文字竹部亦不收䈴字可證唐以前無此字惟丁度集韻九虞部始收之讀如敷蓋此注

之譌昉於北宋矣

問喪禮有賵見於禮經春秋其來舊矣說文不收此字何也曰隱元年服氏注賵覆也天王所以覆被臣子既取覆冒之義則文不當从貝竊意古經文當爲㒵書武王惟冒許叔重引作㒵此古文以㒵爲冒之證徐鼎臣於貝部增賵賻諸字未達叔重之恉

問賵當爲㒵以尙書徵之宜可信矣賻字亦說文所未收不識古文何從曰周禮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注云故書賻作傅故書者古文也傅者附也助也許君从古文故不取賻字

問世俗父殁稱孤子母殁稱哀子父母俱殁稱孤哀子見於溫公書儀於古有之乎曰士喪禮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哀子某來日卜葬其父某甫考降士虞禮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雜記喪稱哀子哀孫曲禮孤子當室冠衣不純素郊特牲春饗孤子深衣孤子衣純以素孟子幼而無父曰孤是哀子孤子俱無父者之稱溫公書儀大率本之劉岳五季亂離士大夫鮮有知古禮者其稱謂蓋未可據

問少牢勿替引之注古文替爲袂袂或爲臷臷替聲相

近秩字似可疑曰秩當爲秩字形相涉而譌也說文戴爲戴詩秩秩大猷說文引作戴戴是秩與戴通書平秩東作說文作平豑豑从弟聲則秩亦有弟音故與替聲亦相近也陸德明讀秩爲抉則陸所見本已譌矣

問特牲少牢士虞俱有酳尸之文說文無酳字何故曰今本特牲注云今文酳爲酌少牢士虞注並云古文酳爲酌酌當爲酌說文酌少少飲也音與酳同許君從古文必以酌爲酳也學者多聞酌少聞酌故注文譌爲酌特牲注云今文亦當爲古文之譌所謂三占從二也陸氏釋文於酌無音葢陸所見本已譌爲酌矣

潛研堂文集卷八

門人袁廷檮校字